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明娜

[丹麦] 勃拉姆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明娜

[丹麦]盖勒鲁普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T·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明娜》是丹麦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盖勒鲁普的小说代表作。小说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讲述了一位名叫明娜的德国姑娘的人生经历，从而赞颂了勇敢、顽强的日耳曼精神。

盖勒鲁普（1857—1919）的主要作品有《一个理想主义者》、《青年丹麦》、《红山楂》、《日耳曼人的门徒》、《漫游的岁月》、《明娜》、《磨坊》等。他于1857年6月2日生于丹麦东部，父亲是牧师。1874至1878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深造，获神学硕士学位。1892年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从事文学创作。19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19年10月11日在德国去世。

1878年盖勒鲁普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次年又发表了小说《青年丹麦》。这两部小说明显受到了当时丹麦作家H·德拉克曼和著名文艺理论家、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G·勃兰克斯的影响。

1881年出版的诗集《红山楂》被视为他诗歌创作上的珍品，从中反映了他的激进自由主义的立场。1882年盖勒鲁普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日耳曼人的门徒》。在这部小说中，他通过对青年牧师尼斯·约特从对宗教的虔诚信奉到彻底背叛，并成为政治上的激进派这一过程的描写，反映出年轻一代丹麦人扬弃教义、崇尚奋斗的精神面貌。这部小说标志着他与基督



教决裂，进而转变为一个浪漫主义自由思想家。1883年，盖勒鲁普出国旅行考察之后所写的《漫游的岁月》（1885），是他转向古典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1889年，他的小说代表作《明娜》问世。

出版于1896年的长篇小说《磨坊》是他侨居德国期间的重要作品，被公认为是他艺术上最成熟的一部小说。它描述了一个磨坊主在爱情上出于本能的自卫心理而造成的悲剧，小说以充满神秘深沉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大受好评。

90年代后盖勒鲁普开始从事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并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他的后期作品《黄金的树叶》等明显表露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他的一生与德国密切相关，后半生都是在德国度过的，长期受到德国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熏陶。晚年又成为日耳曼精神的热烈拥护者。他的气质中日耳曼人的精神更甚于丹麦人，但在他的故国丹麦依旧颇有声望。



“Heu! Quanto minus est cum reliquis versari quam tui meminisse!”

Shenstone

“噢！同他们生活，远不及忆念你甜蜜。”

汤玛斯·摩尔

当我细读我的朋友海拉德·苏格遗赠给我的心爱的书籍中的汤玛斯·摩尔的“爱尔兰诗歌”时，发现这句“微妙的题词”下面铅笔用划着粗重的黑线。因此，我认为，把他在伦敦去世前托给我的关于他的爱情故事回忆的手稿，标上这句题词是合适的。他的死，我悲喜交加地说，是在他失去他所爱的明娜没有几年之后，给斯提芬逊的信中提到的，他的虚弱的胸部是由这个隐患导致的，这个隐患实际上比他自己所设想的要严重得多。而据他的医生所说，他心灵的创伤——正是本稿所要讲述的——给他已经倍受煎熬的病痛雪上加霜，亦或可以相信。

盖勒普鲁

一九一二年八月于德勒斯登



卷

一

1

这个学期我在工艺学院生活得疲倦极了。德勒斯登开始酷热难当，更糟的是，我住的“旧城”的那条小街尽管很干净，却显得很阴郁。我想念丹麦“Sund”。易北河的傍晚虽然美景如画，但不够凉爽怡人。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当我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拖着步子爬上著名的水沼台地时，温度计上显示仍不低于八十八度。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总算一种宽慰，即我毫无疑问的有感到闷热的权力，而在陶尼阿芒咖啡屋廊外吃着冰淇淋、坐在柱子间聆听河对岸的“温纳花园”音乐厅传来的断续音乐，也可算是一种情有可原的奢侈。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大胆的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暑假到乡间去。至少对我来说，这样的决定相当不理智，因为我课业繁重，生活又简朴。我想要去的是萨克森——瑞士，而在最后一口冰淇淋还未融化时，我已经决定要到莱丹，在那里租间小屋了。莱丹是个小小的、令人亲切的幽静的地方，给我留下稀有的、温柔的、田园诗般的印象——尽管我像大部分旅人一样，仅在经过那里时瞥见，何况当时又是从①堡下来时的黄



昏。

几天以后的一天，将近中午，我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走过几片果园，前往津渡。在这一带，耕地间的易北河蜿蜒曲折，而耕地则缓缓地沿着坡上升，形成起伏的乡野。乡野上，覆盖着黑松林，松林之上，是高悬的岩石。“上莱丹”就在这里，散落着几片富饶的农场。玉米田和绿草地之间散种着果树。河对岸是连绵的山峦，中央有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就能看到上莱丹小村。这村除了两家小客栈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新客栈周围草木皆无，旧客栈则为树木遮蔽。两个地方各有一条晶莹的小溪流入易北河，而易北河则奔腾而去。山谷左边，是①堡壁立的蓝灰岩石，石麓被松林与山毛榉遮蔽，顺流而下，便是闪光的沙岩采石场，这是此地最美的地方，一排高耸的黄色石壁，有些竟有数百英尺。与之相对的是村子另一边的采石场，沿着山根有一片连绵的石壁，石壁上方为滚滚林涛，漂浮于林涛之间的则是百合岩——形状如巨大的军舰。

渡船像泅水的狗，是斜着前进的，由侧击船身的河水做动力。船系在一条纤绳上，纤绳固定在中游的浮筒上，两端则高高地栓在河岸，舟子只需将小桅杆上的滑轮所系的连接处拉紧一两次，就可获得所需的动力与方向。

虽然如此，舟子仍不断用衣袖揩汗，而那张脸远比我头一晚在动物园所见的西奥克斯印第安人的红。但此处，在他领域的中央，他的肤色与汗水不会让你惊异，因为弯曲而有石壁的河岸如一面凹镜，向南面延伸，其焦点则落在莱丹前方。舟子与我都认为我们选择的不是凉爽之地。但此处离荫凉多树的幽谷也不太遥远，何况我也不是轻易改变决心的人。或许，这一次也有命运手指的拨弄，而这反而又充分证明此事具有相当的



重要性，否则不致引起命运的干预。无论如何，日后我若追悔当时何以不允许自己被炎热吓退，则其原因绝非是要与炎热抗衡。而我曾经追悔过吗？直至今日，已经五年了，我仍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位作家——如果有人问到，我甚至会说，那是一位十分著名的作家——曾说，忧伤的时刻，没有比快乐的往事更令人忧伤了。当然我没有勇气去辩驳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真理——尤其是它的传译如此之多，几乎成为箴言，但我却要说，假设若回顾之中没有快乐，则就更为可悲了。就是这样的认识让我愿尽我所能，回忆莱丹及其随后的日子。

要找一个住处，是首先面临的困难。两家小旅舍剩下的都是要价高条件差的房间。我从这一家跑到另一家，多次越过小溪，爬上窄小的木板台阶，从溪这边的鞋匠家到溪那边的面包师家，再重回表匠家，又过河到食品杂货店家。他们的房间不是已经租出，就是两间一组，而付两间的房钱实在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最后，那远在松林背后的乡村学校，就成了我惟一的希望了。

由于是假期，我便大胆地敲老师的私人房门。开门的是个小童。他说，不知老师在不在，便跑开了。片刻又飞似的从我身边跑过去，冲上楼梯，几乎又马上下来，拿着一只皮靴，又跑开，得意地拿了一件外套。不久，那老师出来了，穿的就是这套衣物，还半睡半醒，脸上带着开朗的、半幽默的笑容，是个性情很好的人。不错，他有两间房出租，但要一起租，一个月两个几尼。我因为我无益的打扰向他道歉，他则安慰我，说我或许可以在邻近新盖的“别墅公寓”找到单间的。

现在我已经走近那别墅，它看起来非常漂亮：缘窗板向屋



内推开，紫藤攀墙和阳台则覆盖在树叶之下，房子建在高地基上，而我已经走进的花园则由一连串的梯地组成，梯地之间由开花的灌木篱砾石小径相连。这引人入胜的地方虽使我这贫穷的工艺学院学生吃惊，但我仍旧决定，即使只有顶楼的最小间，我也要，而且不论价钱如何——只要这宫殿肯收纳我，因为我已从心底里厌恶东奔西跑，沿家挨户地敲门。

然而，一群淑女绅士出现在了阳台上，而这房子越来越不像“公寓”。实则，在小径拐弯处，当一个差点跟我相撞的女仆为我解除了这迷惑时，我竟然松了一口气：她用极为优越而又嘲讽的口吻说：“真的，我们这里倒是不租房间的。你要的那栋可以在这小山看到。”

到这时为止，“我要的”那房子还被眼前的这栋别墅挡住，而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却没有丝毫喜悦：它孤伶伶地立在蓝天之下，几乎连遮掩的灌木都没有。再者，它又那么新，以致我觉得绝不可能在那里住下。但我仍重下山谷。越过溪水，攀行了约一百五十英尺高的石阶小径，到了山脚。从近处看，这房子似乎也不大适合居住：一堆堆的砾石，到处是乱放的石板与木板。大部份窗子仍未安装好。进来之后，刮过一阵可怕的过道风，门砰的一响，一个女人粗哑的声音从地下室口传来，用粗俗的德语恶声咒骂。一个男人在打磨石阶，显然是第一次打磨。一个年轻女孩在擦走廊的地板，当我进来时转过头看我，她漂亮苍白的脸上有一块红印，就像刚被狠打了一拳一样。我问她房东或房东太太在哪里，她迅即跑往地下室，赤裸的脚在铺着锯末的地板上留下一个个的印子。不久她回来，后而跟着一个粗壮的女人，她的大嘴显然就是刚才那咒骂的出口处，她用围巾擦着粗糙的手掌，我猜她那手掌可能跟那女孩的脸有过



密切的接触。她卷起的裙边露出弓形腿和肥胖扁平叉八着的脚丫。

“你要房间，先生？”她说，“好，如果你要的是单身房的话，那你来的正是时候。去擦你的地，小姐妇，为先生带路不是你的事，对不对？在二楼，请。”

我们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房子，光线和空气都很充足——因为窗子还都没有安装好，连窗框都还没有漆。墙虽然用灰色的壁纸糊了起来，仍看得到条条湿痕。而屋子虽然通风，却仍散发出霉臭的味道。

在我尚未找到任何话说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夸奖屋子的好处，说原先的住客如何满意，而不顾及我们两个都明知这间屋子还从没有人住过。房租比我想要给的还多十先令。她说这已经是减价了，她们的房子比任何一家都好而且又便宜。这里没有易北河讨厌的河雾，又不靠近山谷。在这样的高度，我可以呼吸瑞士的空气，可以从最好的角度看全村。还有属于客栈的可以散步的林荫场，客人如果不想走远，可以就近散步。她一再说，“它们林荫散步场”，一边把两只脏胳膊摊开，演示它们的宽度，一边反覆说，“da’ rim und dort’ nim”

最后我们谈妥了；她答应一个星期内，就是我暑假开始时，把一切准备好。我给她半个克朗做订金，十分快乐地告辞了。

当我越走越远的时候，不得不承认那女人的夸奖是对的。右侧，可以看到合抱在山岭之间的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林；直向前，则是一条从市区通向如画般锯木厂的小径。锯木厂建造在“黑鸟幽谷”的入口处，而幽谷的绿色枫树和灰色岩石在不多远的地方就遮掩住了清彻的河水。向左，易北河河谷的弯曲处



在烈日当空的采石场下豁然开朗，石壁的倒影在水里晃动，几叶木筏和两只小船顺水徐行。石壁下是丛聚的小农舍，有的全部是用木材造的，有的则为木墙草顶，而大都为藤蔓覆盖着。幸亏这一带只有两家客栈，一个别墅，而别墅又谦和地隐藏着。村舍的烟囱升起的青烟，变幻成盘卷的花环，在谷上形成一层薄纱，溪水则透过这层薄纱，在银色的柳树与沉重的赤杨掩映下粼粼发光。多么美丽、宁静的田园诗般的情境！多么幽雅、独特的德国式的风格！想到可以在这可爱的环境中渡假一个月，我快乐得难以言表，不知不觉唱道——

“Guten Morgen, schone, Mullerin”

不知不觉地我站住了，以便深深呼吸这新鲜的、芬芳的空气——“瑞士空气”——像那女人说的。而当我想到“它们美妙的林荫散步场”时，我笑出声来，因为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何处有散步场，只能看到高处的田地上散布的果树。在斜坡附近，有两棵桦树，树叶在摇曳的枝条上颤抖，在阳光下闪亮。

在俯瞰易北河的台地上的“朝臣”小吃了一顿之后，我招呼侍者，却发现他在跟一个我认得的人说话，是那小学老师。他抽着装饰着大穗子和两枚鹿角尖的烟斗。这显然是他引以自豪的东西，而此时又没有学生让他感到耻于抽烟。那菸草极香，后来他告诉我，那是真正的老阿尔斯塔德。而他喝的则是蒙肯啤酒，这些都表示了他的口味与习惯极为高雅。他立刻招呼我，祝贺我找到了住处。他说，在整个萨克森——瑞士，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了。这里有许多人迹罕至的胜地，我若要探访，他可以带路。接着他问我是何方人士，当他听说是丹麦，便说一八六四年他也在丹麦住过；显然他不愿令人局促，想找一个有趣的话题，他成功得做到了这点，因为他驻防很久



的科尔丁我非常熟悉。于是，他兴奋起来，问我记不记得这农场，那房屋，这森林，那山岭，他用烟嘴在彩色桌布上画着不同的地点位置。他最想知道的是那粗壮的老拉尔森是否还拥有那石头厨房和绿篱笆的农场，他的儿子是否继承了产业——因为他跟他的儿子都在弗兰斯堡的医院里住过院，互相认识。

接着他谈起使他受了伤的那场战争。

我无法说这段谈话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只是其中含有某种既吸引人又全然是一种德国态度的东西。不过，尽管我觉得似乎一切都不能是那个样子，也足以以为这场战争留下的个人敌意如此之少而让人快慰。

于是，我利用他短暂的停歇，问他谁是那栋精美的小别墅的主人。

“属国王侍从房·齐德利兹。每年夏天，当他不在皮尼兹随侍国王的时候，都在这里。显贵人家却过着相当隐退的生活，不过，他捐赠了不少基金给学校。嗯，想起来了，他们有一个家庭女教师——你会有机会看到的，真是个好看的女孩。跟我略有一点亲戚关系——她的事我知道得并不多，实则不愿意与人接触，我倒希望她亲切随和一些。”

正在这时，江轮发出了呜呜声。我向老师告了别，便匆匆赶往坡下的桥。



2

一星期之后，早上八点钟，我出发了。

照例，我到了最后一分钟才上船，等我安置好行李，开始四周眺望的时候，船已经到亚尔伯桥。德勒斯登的侧影别具一格。高临在水昭台上方的座座美丽的堡垒，在碧空映掩之下显得赏心悦目，我们头顶上氤氲氤氲，前方则谷影幽幽。天气相当寒冷，因此我披上方格花呢旅行披衣。当船行过那三座城堡之后，已经难以分辨市区了。到达洛希维兹的时候，开始下雨了。确切地说这还不是雨，只是……

“嗯，只是飘点雨丝而已，”一个肥胖的德勒斯登人回答他太太询问的表情。

当我们停靠在对岸的布莱斯维兹时，新上船的乘客立即走入客舱，女士们也从湿漉漉的甲板很快消失了。随后，男士们也一个个离开。那令人沮丧的事实终于来临了——大雨来啰！

我点起一根雪茄，走进吸烟室。里面满是人和弥漫的烟。天气是惟一的话题。一个正在 Fruhschoppen 的长发教授力排众议，说，在这样的热天，又在这个时节下起雨来，则不到九月无法转晴。这时雨滴溅落到舱顶甲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当啪嗒的雨声停止了，雨却开始倾泻起来。四周的阴沉使人在这异样的黑暗中几乎什么看不见。从泻着雨水的窗口，你几乎看不到两岸覆盖着藤蔓的阳台和花园。



吸完雪茄，我走进客舱。座位已被坐满，而空气如此窒闷，以致我连轻便折凳都不想打开。我走入的门廊里面有一个梯子，仅遇到甲板的门廊。看见一个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年轻女子坐在那里。我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小折凳，整个人都里裹在披衣里，坐在梯子对面。

从甲板上透入的潮湿空气，虽然常挟带阵雨扫过来，却也让人心神爽快。雨滴沾在羊毛披衣上下不去。梯子的上端几阶在滴水。甲板上盖着行李的一块黑色防水布的一个角落已形成了一个水池，小小的流泉不断从中溢出。

那年轻女子坐在客舱门口的另一端，从手提包拿出一本书看，很快她便沉浸在书中，忘了四周的一切。

然而，她的安静很快就被扰乱了，因为，那孩子中较小的、生着亚麻色鬈发的一个，开始哭起来——尽管她的哭跟此时的处境十分相合。那女家庭教师也不得不哄她。“丽斯白丝还要听，”那较大的一个说，小的则用带哭的声音肯定了她的解释：“我还要听彼得的！还要听彼得的！”

“噢，羞嗽，丽斯白丝，让这位我们不认得的先生看到你这样！”那女子小声说。“你想人家也会想听彼得吗？”

那小女孩抽泣着，吮着食指，大大的眼睛不满地看着我。那眼神清楚在说：“为什么你不走开？”我非常不自在，觉得自己妨碍了别人，让那年轻美好的女教师为难了——她一定十分希望单独跟她的学生在一起。

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眼神——这一眼，多么有意思，我想她自己几乎都不知道——这一眼，很明显地告诉我，我在这里陪伴她是高兴的，尽管那高兴的理由只是：她不希望“再讲彼得”了。我向她微笑一下，意思是



我明白了这个情势。于是我坐得更舒服些，极为泰然地忍受那小女孩的怒目。能如此简单地为我可爱的芳邻效力，在我是极愉快的事。

因为就在这个时刻，我已发现她长得好看，嗯，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她的脸属于方型，很有轮廓，而由于她的发、肤、眼睛都是褐色的，初看之下有点像南方人。但鼻子则完全是日耳曼的，短、直显得谦和。嘴唇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因为形与色——这色，当然是上天赋予的——调和得十分完美。人的唇，常常都只独具形美或色美，或者两者不协调，反而互相破坏，而此处的却是完美的化身。至于圆圆的小下巴和脸的轮廓，我还从未见过还有比这更为秀美的。

那本小小的厚书开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种真正的、旅途中的、雨天的好奇可以被任何事物唤起的。库柏和毕尔特·史考特的德文旧译本往往都是小开本，而我已断定她的书属于这高贵一类。但一阵风吹过翻起的书页却显示那是更为严肃的一类书——是本袖珍字典。

这个发现引起了我更更大的兴趣，使我的眼里带上了某种情感，想像着她在生活的重压下不得不接受这任何凡人都难以具备条件的女家教一职，而或许抓住每个空闲，用最快速最枯燥的方式增加知识，生硬的吞下一堆字汇。这在她荆棘丛生的路上充满苦涩，却也使她更坚强了起来。

当这样一个年轻的少女的影像以艰辛的生活为阴暗的背景，其惟一的效果是增加了她的亮度，使她的浮雕更凹现出来。如果她是时髦的、惯坏了的女孩用一般的文学作品打发时间，则引起我的兴趣将不及一半。

尽管这兴趣应当是纯洁的、足可使我不致想去骚扰她，然



而我却禁不住想希望她引起话题。我惭愧地承认我没有如愿以偿。除了两次走上扶梯，期望她会问问天气转好没有——实则完全没有——之外，我想不出其他办法。然而，她却一句话没说，于是我一筹莫展了。

当我想了好几种自我介绍的话而都说不出时，那小一点的女孩喊起冷来。可怜的女老师除了解下自己的披肩把她包起来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由于我是个怕冷的人，能够同情她解下披肩的不舍，尤其是看她那双臂裹得紧紧、小下巴埋在它漫柔的急褶里时的那份享受。

现在我感到我的机会已经到来，礼貌地将我的披衣脱下递过去。

但如我所料，她客气地拒绝了。“你自己也需要，”她说，“你可能会着凉。”

这是我不能否认的，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寒冷了，而这使我打了两声响亮的喷嚏，那小一点的女孩被吓了一跳，大一点的则努力忍住笑。因此我除了说要到吸烟室不需披衣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藉口。

女老师于是表示，希望她没有妨碍了我抽烟，我则回答我绝不用这种事让她难以忍受。这一点，我相当固执，因而显出一种我本来没有的体贴。我又补充道，我要过去了，因为天气显得更凉。因此我把我的披衣留下后离开了，像约瑟夫留下他的外套一样。当然，我跟约瑟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坐在窄闷的小吸烟室的油布凳子上，点上雪茄，叫了杯啤酒，沮丧地感到这是个不成功的点子，因为它无法让我留下来。假设若我的胆子更大一点，我该提议共用我的披衣，而即使这不可能，至少也可以叫那小女孩坐到我旁边，用披衣盖着